

Classical

彩色珍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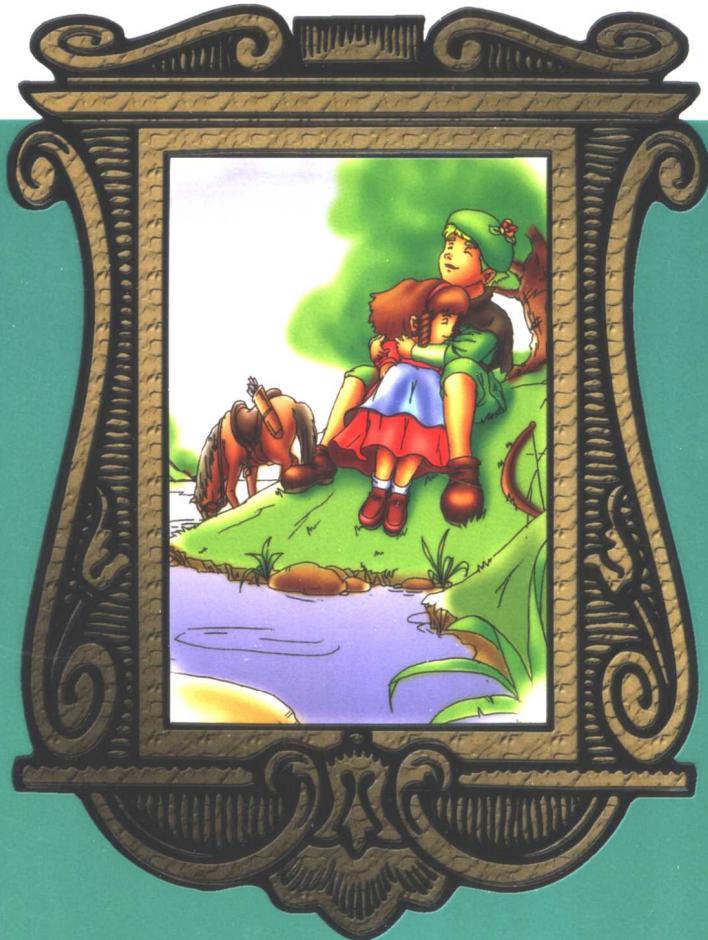


绿衣亨利

LUYI HENG LI

世界文学名著少年必读丛书

[瑞士] 凯 勒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绿衣亨利

[瑞士] 凯勒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衣亨利/[瑞士]凯勒著；马小兵改写；益创小逗号漫
画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1
(世界文学名著少年必读丛书)
ISBN 7-201-04655-1

Ⅰ. 绿… Ⅱ. ①凯… ②马… ③益… Ⅲ. 长篇小说—瑞士—
近代—缩写本 Ⅳ. 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721 号

法律顾问：高朋律师事务所 王宇 律师

总策划人：王 译

总监制人：大 勇

丛书主编：王 益

文字改写：马小兵

内文插图：益创·小逗号漫画

责任编辑：樊金树

封面设计：益创·文豪

绿衣亨利

原 著 [瑞士]凯勒

出版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网 址 www.tjrm.com.cn

E-mail E-mail:tjrnchbs@public.tpt.fj.cn

印 刷 北京鑫富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张：6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字数：75 千字 图幅：60 幅

ISBN 7-201-04655-1

定价：12.80 元

主要人物介绍

亨 利：主人公，画家。

母 亲：亨利的妈妈，她使少年时代的亨利笃信上帝，心灵打上唯心主义的烙印。

哈伯萨特：亨利职业生活中第一位老师，使得他染上了主观主义矫揉造作的画风。

罗莫尔：亨利最重要的一位老师，教育亨利要客观地反映事物并招收他为学生，进行严格地训练和培养。

窦绿苔：从精神危机中挽救了亨利，教导他走上唯物主义道路。

蒂特利希伯爵：窦绿苔的父亲，和窦绿苔一起帮助亨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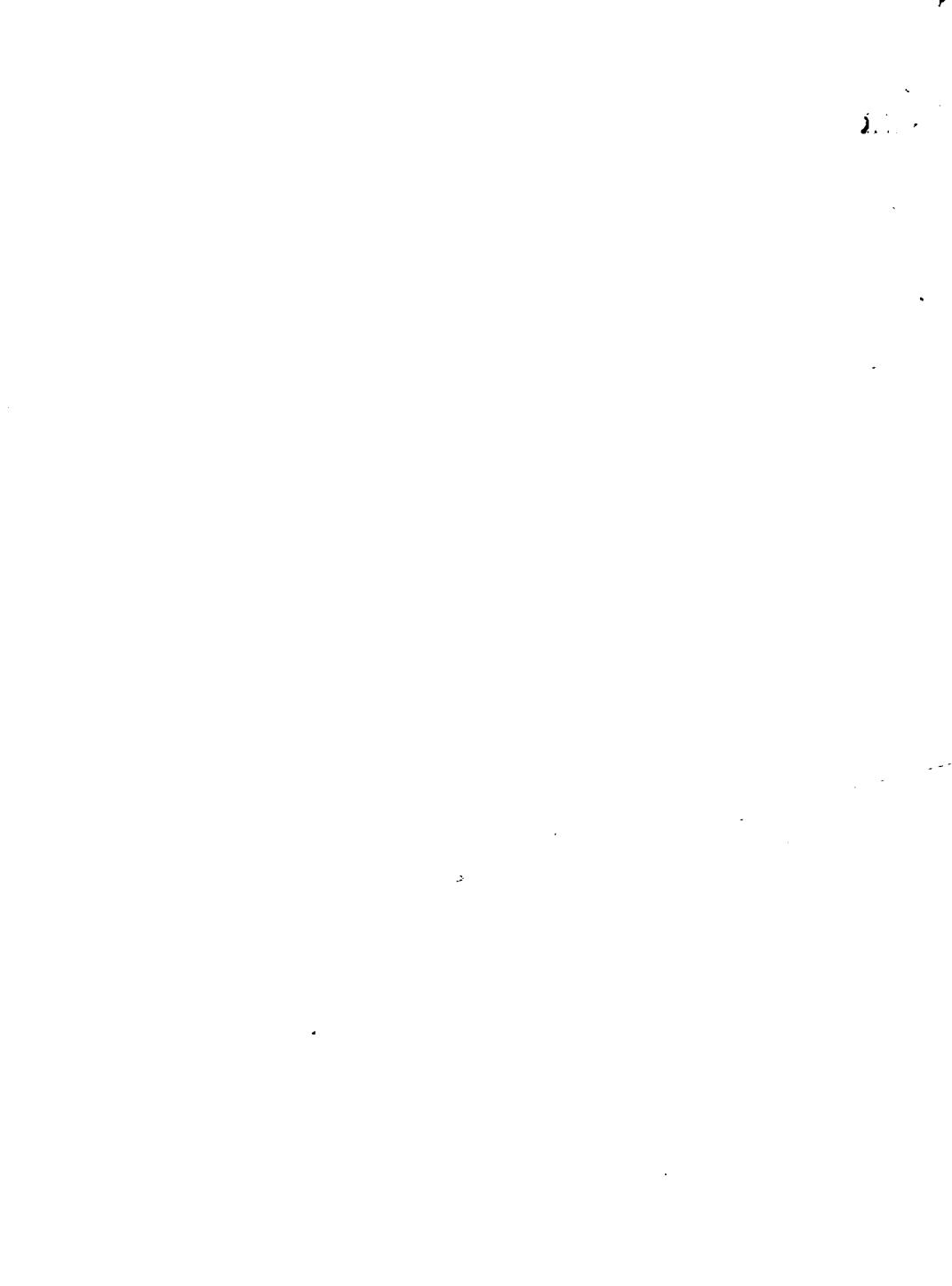
安 娜：是亨利的第一个寄托优美感情的对象，促发了少年亨利对爱的想象和追求。

尤蒂特：对亨利一生都存在影响，向亨利提示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道德原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绿衣亨利”的来历	7
第二章	少年时代的过错	24
第三章	逃避到大自然母亲的怀抱	37
第四章	安娜和尤蒂特	49
第五章	启蒙老师哈伯萨特	62
第六章	一个奇迹和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	91
第七章	异乡的求学生活	113
第八章	故乡之梦	138
第九章	时来运转	153
第十章	还乡	171



第一章

“绿衣亨利”的来历

我父亲是一个古老乡村里的农民家的儿子。他曾经是在仲裁宪法所保证的一种小阳春的温暖天气下，离开祖先所开垦的土地和自己所放牧的牛群，决心去远方漫游的见习石匠，游历了一些远方的国家，受过当时手工业者阶层中间提高文化修养的启蒙运动的熏陶，并在古代德国建筑艺术的启发下，充满了艺术家的明朗的预感。

但是，我父亲死得过早，还没有达到人生的顶点，就又回到不可测量的宇宙深渊中去了。我父亲一生不断努力探求善和美，为人忠实而又有自我牺牲精神。

我越长大成人，越向自己命运的方向迈进，就越不得不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平心静气地考虑：假如父亲处于我的地位，他会怎么办，或者，假如他活着的话，他对于我的行为会怎么判断。

我甚至相信，我是在他的保佑下，在人生道路上行走的。



小说就是从这样一个特定的瑞士宗法社会和家世渊源开始人生的特定性格的发展史。

我父亲死时，我才五岁。在最初一段时间对于我母亲来说，是个悲愁交集的艰苦时期。全部遗产完全处于突变的状态，要加以清理，这



就必须和各方面进行谈判。

等到事情一件件办妥，剩下来的产业，就只有我们最后住的这所房子。

这座古老、高大的建筑，房屋间数很多，从楼底到最高的一层都住满了人。我们分租给人家，每年房租的盈余，可以保证我们孤儿寡母维持朴素的生活。

我家所住的是最顶上那一层楼，高出四邻的房舍。

当我初次骑在我家的高大屋顶的最上面那一道屋脊上，望见湖面壮丽的全景展现在眼前，巍峨的群山和绿油油的山麓，都从湖面上涌出，那时候，我就已经从较长距离的郊外远足中，知道这些山的性质了。

但是现在母亲还长期对我说：“这些都是大山，是上帝全能的有力的证明！”

每逢黄昏时候，钟声一响，我母亲就谈起上帝来，还教给我怎样祈祷。我问母亲上帝是什么，母亲回答说上帝是个神。

我思想上关于上帝虽然没有逐渐形成一个更鲜明的形象，却形成了一个更崇高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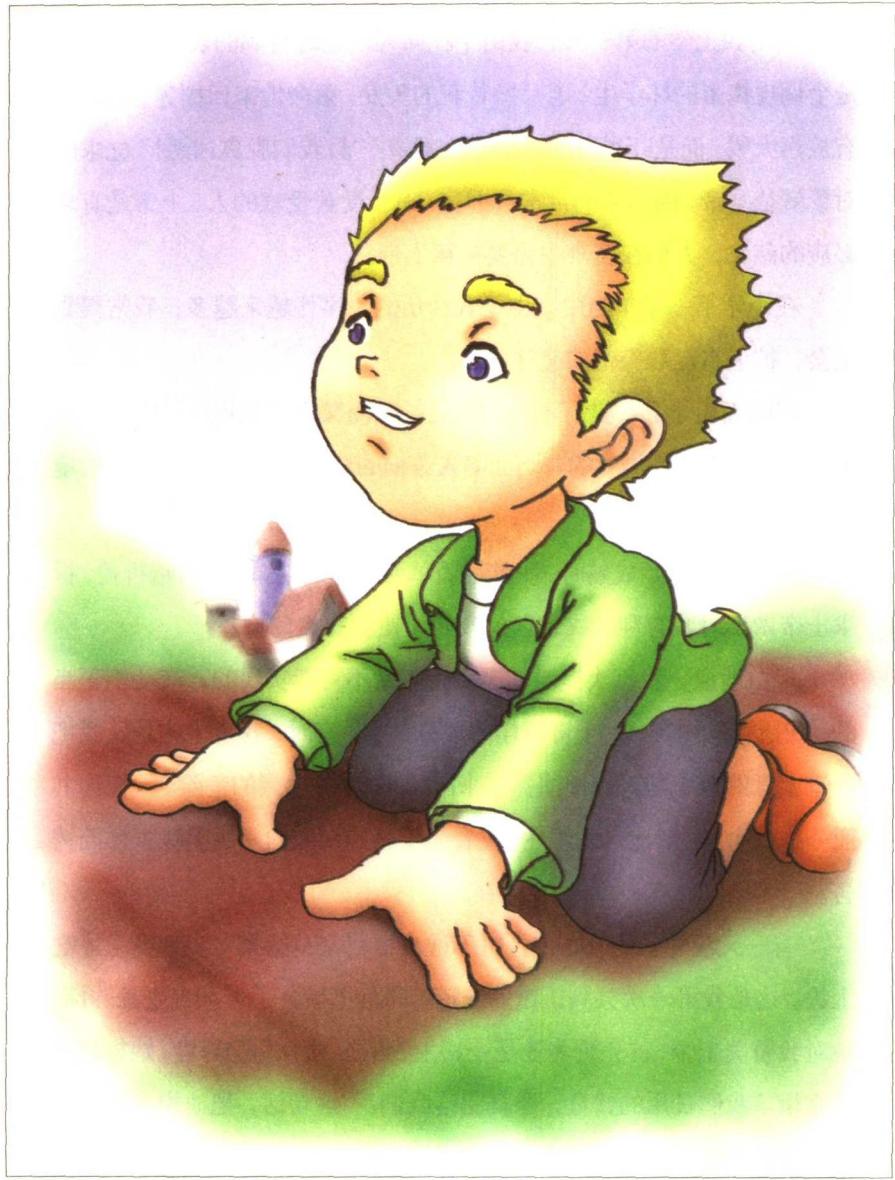
“我们在天上的父”这篇主祷文，对我有很大影响，使我在心里猜想，上帝一定是在任何情形下都通情达理的。



耶稣的话，全文见《新约·马太福音》。

于是，我在生活中就和上帝保持着一种天真的、愉快的关系，我没有什么需要他的地方，也没有什么感谢他的地方。

但是不久，我就得到了机会，和上帝发生更自觉的关系。



当我初次骑在我家的高大屋顶的最上面那一道屋脊上，湖面壮丽的全景展现在眼前……

这是我上学的第一天，我由于在回答问题时自满的表情而被认为是个调皮捣蛋的坏学生，老师揪着我的头发，狠命地来回摇晃。我并没有放声大哭，而是吓得以乞求的口吻喊道：“救我们脱离凶恶！”乞求的对象就是上帝。因为人们常常告诉我，对于受苦受难的人，上帝是有求必应的慈父，人们在苦难中需要祈祷上帝。

在小学第一学年当中，由于我经历的小事件越来越多，我常得到机会，扩大自己和上帝的交往关系。

我时而由于品行良好而感到满足，时而又由于忽视自己的职责或者由于干了儿童们淘气的勾当而陷入苦恼的境地。无论在什么恶劣的境地，我都向上帝祈祷。

每逢危险开始成熟时，我就用简单而恰当的话，心里暗暗祈祷，祈求上帝做出对我有利的决定，拯救我，使我脱离危险。

坦白地说，我每次提出的愿望，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是不正当的。我祈祷的内容，由千奇百怪的成分构成：有时，我祈求的是让我把一道困难的算术题正确地演算出来；有时，我有迟到的危险，就像约书亚一样，祈求上帝让日头停住，或者为了得到别人的一块美味蛋糕而祷告。

有一天我受了处分，午饭时不准离校回家，结果，我到晚上才吃上饭。这是我第一次尝到饥饿的味道，同时也领会了母亲告戒我的话，她对我赞美上帝，首先赞美他是一切生物的抚育者和扶养者，她根据主祷文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话，把他说成是我家自己烤的美味面包的创造者。

我常默想上帝一定有某种超绝的、神奇不可思议的性质。



约书亚是以色列人的首领，他率领以色列人去和亚摩利人打仗时祈祷上帝，让太阳停住，以便彻底打败敌人，上帝答应了他的请求。见《旧约·约书亚记》第十章。

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我对上帝的理解越清楚，他的存在对于我来说越显得必要和有利，我就越不好意思提起我和他的交往，而开始加以隐瞒；当我的祷告有了一定的具体含义时，我就越来越害怕高声祷告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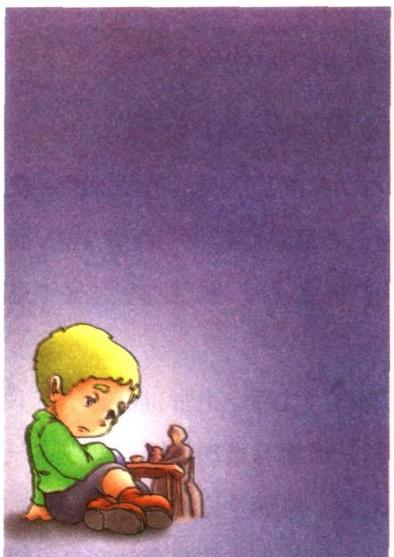
在家里，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谁忘了上帝，上帝也就忘了谁。”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什么热爱上帝的话，但她却更加热切地重视这一点；她觉得，我们处在这种无依无靠的境地，瞻望漫长的、茫茫的前途，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经常让我想到，扶养和保佑世人的上帝就在自己眼前。她持续不断地操心，在我心里奠定了强烈信赖上帝的思想基础。

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刚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母亲要开始实行做饭前感恩祷告的办法，以前我家一直没有做这种祷告的习惯；为了这个目的，她让我念了一个简短的、古老的民间祈祷文。可是，我只干巴巴地念出头一两句，就突然沉默起来，念不下去了。

饭菜在桌子上直冒热气，屋子里静悄悄的，母亲在等待着，可是我一声不吭。她重新向我提出了她的要求，但毫无效果。

第二天，这种场面重新出现。在我看来，桌子上摆的饭就像一桌供品，面对着盘子里的香喷喷的菜，庄严祷告，这就变成了一种仪式，这种仪式立刻在我心中引起了无法克服的反感。

“你不祷告，就不许你吃饭！”母亲说，我一听这话，就站起来离开饭桌，走到一个角落里，沉浸在深深的悲哀情绪中，这种情绪中还混



杂着几分反抗的情绪。我母亲却依然坐着不动，她虽然吃不下饭，却做出要吃饭的样子，我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紧张状态，这种状态使我心情非常沉重。

可是快要到我该去上学的时候，她一面擦着眼睛，像是被一点灰尘眯了眼似的，一面端着我的饭走过来，说道：“现在你可以吃饭了，你这个犟孩子！”

一听这话，我就呜呜地哭起来。

哭完后，我就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

后来某一年，我访问老家所在的乡村时，听到人们讲那里一百多年前发生的关于一个孩子的遭遇的故事。

那里的墓地的一个墙角上嵌着一块小石板，石板上只刻着一个受风雨剥蚀的“一七一三”这个年代数字。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巫孩之墓。

关于这个巫孩，有种种奇怪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说她是城里贵族家的孩子，但被家人驱逐出来，送到牧师住宅里，好让当时住在那里的一个性格严峻的牧师整治她不信上帝的罪过。但这并没有成功，尤其是始终没有办法让她嘴里说出至高无上的神的名字，她始终顽固不化地坚持不信上帝，最后悲惨地死去了。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我这次发生的事件来。

我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把我送进了父亲最初给我选定的学校。

这个学校不是公立学校，而是由一个公益团体设立的，设立的目的是在当时没有良好的初级小学的情况下，使贫寒人家的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所以就叫贫民学校。我父亲生前对这个学校的制度和成绩推崇备至，他选定这所学校就是想寻找一种教育上的措施，使得我能和城市里最穷苦的人家的孩子们一起度过我的少年时代，从而把一切等级偏见和傲气消除于萌芽状态。

当时我穿的衣服是绿色的，因为我母亲让人用我父亲的军服料子给我裁了一套服装。一直到我十二岁，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衣服还够给我做绿色的短上衣和小外衣用。

因为我总穿着这一种颜色的衣服，所以大家都称我“绿衣亨利”。有了这个名字以后，我不久就成为我们学校里和我们那条街上的一个著名人物。

我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心情，跟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儿童到他们的父母家里去，因为大家都说我很安静，是个好孩子，所以我处处受人欢迎。这个学校里只有两件事使我感到痛苦和阴森，在我心里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一件是学校处分学生时采取的阴森的刑法方式，小学时代的





另一个痛苦的回忆，对我来说，是教义问答手册和我们上这门课时的情景。这本小书里满都是死板的、毫无生气的问答。我们被迫无休无止地反复死记这些东西，并且通过进行不知所云的对话，把这些东西背诵出来。严厉的训话和严厉的处分，就是进行这种宗教生活教育的方法；提心吊胆，对这些晦涩的词句一个字都不要忘记，这种诚惶诚恐的情绪就是激励我们接受这种宗教生活教育的鞭策。

这一课程的痛苦达到顶点的时候，是一年当中几次轮到我礼拜天在教堂里，当着全体人的面，用高得让大家都能听见的声音，和站在离我很远的布道坛上的牧师进行这种奇异的对话。

世上有些人生来就是教会中的“抗议派”，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因为我缺乏宗教心，而是由于在进行单调的、硬性规定的教义问答对话时，我感觉在这里伫留，是难以忍受的。同时，亲爱的上帝也从我内心的和外在的游戏和娱乐生活中，被排挤出去了。

许多年间，上帝这个观念，对我来说，变成了一种毫无诗意的观念。生活、感性世界的大自然，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我从中自寻其乐的童話。

这个大约持续了七八年之久的半不信上帝状态的时期，正是最柔软可塑、最易于教化的年代，我认为这个时期是我一生中的寒冷荒凉的阶段，并且把过错完全归咎于教义问答和主持教义问答的人们。因为，我每逢努力回溯和深入思索自己过去这种若明若暗的心灵状态时，我就明确地意识到，我在童年时代，对上帝不是热爱，而只是需要。

在家里，母亲给我买的玩具非常少，她经常想为我的将来节约每一分钱，她认为，除了直接为购买必需品花费的钱以外，任何其他的开

支都是多余的。她力图通过经常和我谈心的办法，来代替玩具使我不至于感到无聊，给我讲自己过去的生活中和别人的许多事，因为她体会到，在我们母子二人孤苦伶仃的情况下，这是一种甜蜜的生活习惯。

但是，这终究消磨不了我每天的全部时间，我需要一种有形象的材料，来满足我的创作欲。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

我开始沿着那些有在阳光照耀下闪亮的五彩卵石的大小河床，做探险旅行。不久，就收集了一大堆像云母、石英之类的亮晶晶的、有颜色的矿物和奇形怪状引起我注意的石头。

我给这些东西制作了分类架和箱子，还贴上写着奇异的名称的标签。太阳一照到我们的小院子里，我就把这些宝物统统搬运到楼下，用小泉眼里的水一件一件地洗净，然后，摆在太阳地里晾着，欣赏着它们的光泽。接着，就把这些东西重新安放在箱子里。我就这样玩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使我赏心悦目的只是这些东西的外观。

后来我发现，其他男孩子收藏的石头，每块都有一定的名称，他们还有许多像水晶和矿石这类我无法得到的珍品，并且获得了这方面的专门知识，对于这些知识，我是一点也不懂的。这样一来，我就觉得自己这套玩意儿索然寡味，非常扫兴。

终于有一天，我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我的石头统统装在一起运到河边，沉在水里，然后怀着悲哀和懊丧的心情回家了。

接着，我就采集起蝴蝶和昆虫来了。母亲给我做了一个捕虫网，还常常亲自同我一起出去到草地上采集，因为她明白玩这些简单又省钱。



这是一个聪明又慈爱的母亲。



有几个儿童在一个巨大的旧木桶里上演
喜剧，玩得很高兴，我就加入他们这一伙。